

■家庭相册

八两重的母爱

□缪金培



三十三年前，班车还没有通进村子，村里人外出要到十多里远的镇上坐班车。我和同村的林楠每个周末都从县城坐班车到镇上，再从镇上步行十多里回村子。周一早起天刚蒙蒙亮时，步行到镇上，坐头趟班车回学校上课。

那年秋天特别冷，刚过霜降，仿佛就到了隆冬。那个周末，由于修路班车绕道，到达镇上时，已经过了晌午。我和林楠各自拎着沉甸甸的背包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从镇上到我们村子十多里路好像在无限延伸着。我把背包从左肩换到右肩，又从右肩换到左肩。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林楠也是。

没多久，林楠的母亲迎了上来，接过林楠的背包，看着我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宽慰道，一会儿我再帮你背。我连忙说不用。实际上，我是多么盼望有谁帮我背一会儿啊，只一会儿就行。我的眼前发黑，脚底轻飘飘的，抬起来的脚，不知道落在哪儿了。瞥了眼林楠和她母亲的亲热劲儿，心底泛起一股酸楚，更像有一把锋利的铁耙，把我的心挠得撕撕裂裂疼。

母亲病故时，我四岁半。半

年后，父亲娶了继母。我七岁，父亲也因病丢下我。我只得跟着继母和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一起生活。

如果父亲还在，他一定会来接我的，说不定在矿场上班的父亲也会置办一辆飞鸽自行车来接我，像邻村的王叶父亲一样。或许我们还能捎带着林楠，省得她母亲走这么远的路来接她。

我拖着沉重的背包，孤零零地跟在她们母女后面。一片落叶“唰”地从我眼前飘过，打着旋儿，在落地之前又被风卷了起来。

林楠和她母亲回头等我，拉拉拽拽地，硬是把我的背包也抢去了。林楠母亲边走边和我说，你妈在西沙坨那块地收白薯快二十天了，中午也不回家，都是你妹妹给她送饭，今年不知咋的，一个买白薯的贩子也没有，恐怕都得收回家晒白薯干了。

林楠母亲还说，她真的很不容易啊，我们都劝她找个人搭伴过，她执拗得很，非说等你们姐妹长大嫁人了再考虑。

我“哼”了一声，心想，谁让她承包那几亩鸟不拉粪的地呢，忙大半年也赚不了几个钱。

到家的时候，大门虚掩着，

妹妹正趴在炕头写作业，看见我进来，从大锅里端着冒着热气的饭菜让我吃。我一阵狼吞虎咽后，便倒头蒙上被子睡了。

周一一大早，我收拾完背包走近灶台，看见妹妹一边给我的大玻璃瓶里装菜，一边从我的菜里夹肉丁放进嘴里。我气冲冲地扑过去制止。她可怜巴巴地说，你不在家，我们只有青菜吃，你一回家，妈就割肉给你补营养，我就尝这么点丁儿，还不行吗？

我盯着妹妹的脸，眼泪从她瘦削的两颊滚落下来。我吃惊地问她，我不在家，你们没有肉吃吗？

妹妹瞪着我，哪有肉吃啊，每次你回来，妈只割不到一斤的肉。我说要吃肉，她说你在学校一点儿油水也捞不到，需要补充营养。她说等你毕业了，我也到县城上学了，就轮到吃肉了。

我听了妹妹的话，心里泛起一阵酸楚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。怕妹妹看见，赶紧扭过头，可是，她正站在我身后，瞅了眼脸上淌满泪水，我赶紧低下紧锁的眉头，不知所措地搓着一双皱巴巴的手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卖了——白——薯，咱们买——肉——吃，让你和妹妹——吃个——够。”

“妈，我不喜欢吃肉，肉留给妹妹吃吧。”我嚷着扑过去，搂住了这个瘦小又单薄、却像一座山一样站在我眼前的女人。这是我第一次管这个养育我八年之久的女人叫了一声妈。

她也紧紧地搂住了我。孩子，委屈你了，这回只割了八两肉，下周末你回来，咱们卖了白薯，一定多割点儿。我知道，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她下了很大的决心。因为卖白薯的钱，除去肥、苗等开销，余下的还不够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呢。

“妈，八两肉，应该咱们娘仨一起吃啊。”我抬起头，看见她的脸上，有一大朵菊花正在悄悄地绽放呢。

■图片故事

我的羊弟羊妹

□邱素敏

一群麻雀在广场上散步。我高跟鞋“笃笃”敲击地面的声音，显然没有引起它们的惊慌，它们歪头瞥我一眼，仍专心在广场上一蹦，一低头，一啄。

母亲从门洞闪出来，笑得像朵雏菊。她把时间算得那么精准，后备箱刚刚打开，她就转到我身后抢着帮我拿东西。

阳光如瀑，在树叶间闪闪烁烁。围栏里几只羊，伸长着脖子好奇地打量着我。它们在我面前一字排开，把前腿搭在围栏上，眼睛瞪得溜圆。

我顺手从路边拔棵草，在它们面前一晃，刚才还温文尔雅的羊们立刻你争我夺，乱做一团。

“怎么又喂上了？”我问母亲。母亲双手在围裙上擦呀擦，终于擦出了一个理由：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带它们出去遛遛转转，就当锻炼身体嘛。”

我能说什么呢？去年这时候父亲住院，母亲曾承诺不再喂羊了——年迈的父亲追羊时发生意外，骨折，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为难道偷偷哭。我们兄妹飞回来齐声责备：操劳一辈子，歇歇，要那么多钱干甚？

他们抹着泪保证：以后再不喂了！可现在，好了伤疤忘了疼。

父亲在后院菜园忙碌。他把腰弯成了一条弧线。我指着地上一堆堆鲜嫩的蔬菜说：“别弄了，吃不完就坏了。”父亲抬起头，脸上赫然有块伤疤。我指着伤疤，惊愕，说不出话。

“没事没事”父亲拍拍手上的土，“这些羊太淘气，吃饱了就爱打架。把羊角都打掉了，血流一地也不要休哩。我慌着去拉架，可它们不听我的，反而联合起来把我撞翻在地，哈哈。有个坏蛋还趁乱踢了我一脚，幸好没踢在眼睛上。”

父亲眯着眼笑得前仰后合，好像那些羊是他孩子，他们闹着玩似的。我轻声责备：“还笑！多危险！”

话音未落几只羊就窜过来，身后跟着一团马蜂窝似的灰尘。父亲转眼被团团围住。几只羊望着父亲手里的豆角，你挤我扛都想往前挤，有只羊趁机把蹄子搭

在父亲身上，父亲随手一扒拉，那只羊就歪倒了，它退后几步，脊背上的毛转眼一根根立了起来，低头竖尾，拉开了进攻的架势。

“呢，一边要去！”父亲毫不客气给它一拳，抱起地上的菜，那些羊就在后面追，忽左忽右忽前忽后。

“一群蠢孩子不听话！”母亲厉声训斥。

母亲用草把羊哄进围栏，指着它们一只只给我看：“那个有角那个有胡子，那个脖子下有两个肉瘤那个眼睛会变色，谁和谁都不重样呢。”

父亲在果园干活，几只羊就在附近啃草，啃几口扭头看看父亲，啃几口过来围父亲转几圈。女儿吆喝口渴，父亲刚迈羊就慌慌张张跑到他面前，一溜烟往回跑，母亲喊站住站住，他去买水呢，你们跟着去干啥？

羊们才不听呢，头都不回。

我说：“看你们俩，养了一群娃娃，走哪儿跟哪儿。”母亲就笑，眼里都是慈祥：“这些家伙淘气着呢，一会看不好就惹事，夜里冲到灶火把我熬的鸡汤喝得精光……”

临走母亲抱着菜父亲提着面送我们，围栏里那几只羊兴奋叫着，高一声低一声。女儿伸出小手一向它们告别，母亲说：“看！才半天它们就稀罕上你们了，舍不得你们走呢。”说这话时，母亲有些哽咽了。

摇下车窗，和父母挥手告别。羊弟羊妹齐刷刷望着我，一言不发目光炯炯。



清新淡雅的隽永之美

——读孙犁《岁月多情似故人》

□张光茫

孙犁是当代著名作家，“荷花淀派”的创始人。他属于少有的能超越时间，既能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影响，又能与当代读者对话的作者之一。现在读到的这本《岁月多情似故人》，其文风独树一帜，作品洋溢着清新、淡雅、隽永之美。

孙犁的文风清淡不失本味，素朴不失简约，读之宛如沉浸在淡淡的荷香之中。如《采蒲台的苇》，开篇就写“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，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”，这样一句简单的描述，平实、亲切、通俗，真实还原出白洋淀人们生活的特色，把人比作鸟儿既真切自然，又贴切形象。又如《丈夫》中，本来是自己思念妻子，却不直抒自己的思念，而是尽情想象着妻子思念远征的自己，表现自己的情怀。

以此向世人表明，战争中的日常生活，有时比战争本身更能打动人。茅盾对此评价：“孙犁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，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。”

孙犁忘不了的，永远是那份殷殷故乡之情。他总是把眼光望向“低处”，关注乡村中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。如卖豆腐的“干巴”、赶马车的凤池叔、“大智若愚”的老煨叔，以及命运坎坷的小杏儿等人。这些人，身份卑微，却又各具性情，有优点也有缺点。孙犁与他们同喜同悲，其思绪完全沉浸在故乡人物的情感氛围里。对于《故园的消息》，他更情有独钟：“老家已是空白，不再留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。这标志着，父母一辈人的生活经历、生活方式、生活志趣、生活意向的结束。也是一个从无到有，又从有到无的自然

过程。”自然朴实的风格，令人百读不厌。

孙犁除了爱书，没有别的爱好，晚年更是读书随笔类居多，且写得颇有风骨，自成一格。如在《尔雅义疏》的书衣上，孙犁引白居易书信以自况：“杜门隐几，木形灰心，动逾旬月。当此之际，又不知居在何地，身是何人。”生逢乱世，忧思百结，能安身心的，只有书了。

孙犁借书来排遣内心的积郁，漫无目的地记录着时事风雨、心情行迹等等与书根本不沾边的文字，成为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。对此，他说：“及至老年，我相信，过去的事迹，由此而产生的回忆，自责或自负，欢乐与悲哀，是最真实的，最可靠的，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。”读之，令人深思不已。

孙犁对当代文学最大的影响也许是创立了“荷花淀派”。那是在新中国初期，一批青年作家学习孙犁、追随孙犁，受他的影响和指导，创作出一批较优秀的反映农村新生活的作品，文学研究者称他们为“荷花淀派”。但晚年的孙犁却不认为有这么一个流派。他主张“文人宜散不宜聚”，中国文学史上“唐诗无流派，而名人辈出，风格多样，诗坛繁荣”；更何况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，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历坎坷，当他们再度写作时，其风格

与情调已不复往日了。

孙犁曾说，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，莫过于鲁迅。他一生奉鲁迅为师，战争年代的行军途中，书包里常放着鲁迅的《呐喊》《彷徨》等集子，晚年集书藏书，照着《鲁迅日记》中所有提到的书目，立志一本本收全，痴气十足。而在这本书中，孙犁清新、淡雅、隽永的风格恰是孙犁人格的外化，荷花成为对其文其人的最好诠释。不论后来有多少模仿者和追随者，孙犁永远只有一个，他是不可复制和超越的！

书香北京

